

新實現文藝叢書

櫻園

詩集·杜白兩作



興亞雜誌社刊行

集六第書叢藝文實現新

編主實新

園 櫻

著 雨 白 杜

行發 **社誌雜亞興** 京新

康德十一年六月一日印刷

康德十一年六月五日發行

承印證號第 1052 號
發行部發 3000 部

不 許
復 製

密著者歷

於日本大學，藝術科任職
滿洲協會，滿洲映畫協
會，文藝協會，滿洲映畫
會，武德報社，少年雜誌
的「春」等，譯書有島崎藤村

櫻園

定價 壹圓五角

著作者 杜 白 雨

發行者 下 平 永 男

印刷者 伊 藤 松 唯

印刷所 廣 榮 印刷所

發行所 興 亞 雜 誌 社

出版協會之員第一〇二二號

新京特別市西五馬路第一〇七號

配給元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楔

我自幼作詩，初學舊的，先渡由三位塾師到家來教我，最初是讀千家詩，對子後來就塗起絕句，添起詞來，雖然在這些東西上并無甚麼成就。

記得我首次發表在報紙上的就是兩首習作的古詩，中有：「醉臥白石上，閒看黃葉飛」之句，頗有飄々欲仙的情致；却不想這飄々欲仙的東西，竟把我牽入了文學底園地。

五四的文學思潮，在我還起上了一點餘波，於是，舊的尙無成就，就又追起了新的來。那時，我很年青，志望很高，我要在青年時代就做個驚人的大詩人，所以我非常用功，每夜伏枕苦吟的情景，回想起來，還歷々在目。

前輩們曾在書里告訴過我，他們說：年青的時候，誰都是詩人，可是一入中年，就要沒有詩了。當時，我很盛氣，我不服這話，我自覺素質很高，可以做一

輩子詩人的；可是如今怎樣，我還沒入中年，就已沒有詩了，十年前的飄忽欲仙的情致，不知何時，已經變成無窮的煩惱了。窗外的榆梅，雖仍在盛開，展開一派錦繡風光，但回過頭來，床上却一伏着病婦弱雛，置身此間的我，那兒還有寫詩的興致！物換星移，青春不再，詩之於我，已將成破曉之夢，讓我留戀的，不過一卷往日的詩抄而已。

便是這一卷舊作，也不知幾經滄桑，五年前我已把她整理出來，打算付印，然而直到今日，輾轉幾處，還未能實現，中間有一度幾乎遭了天火，幸虧有朋友冒險把她救了出來。這里所抄的雖已大非本來模樣，少半還沒有編入，但總算能够把自己過去的心血保留了一點，未始不是我今日的最大的安慰。

詩是按年代編的，因為我愿意把過去的生活做一本清賬，溫讀這清賬時，我會知道我也有過大志，我也苦悶過，戀愛過，甚至於想要自殺過；——同時，我主要地會從這賬本上發現我不過祇是個空想的庸才。

最後，我還有一個希望：我要把這貧弱詩冊獻給愿看她的和不愿看的一切的人。

——十年五月上旬在故鄉——

目次

楔

粉碎英美

康德元年

秋天

晨景

生日

飛雪

夜半鐘聲

寂寞

在夜底翼下

三

一

三

四

五

七

八

九

〇

康德二年：（去國前）

失眠的人	二
靜靜的心	一六
黃昏即景	二〇
青春的心	二二
雖然草還沒有綠	二三
睡蓮	二四
春雨	二六
春雨之二	二七
憶亡友	二九
遼遠的清光	三四
苦悶	三七

生之牧歌……………三九

今朝……………四一

跑……………四三

舊夢是繽紛了……………四四

一片紅葉……………四五

枯技……………四六

康德二年・（去國後）

雨里的冬天……………四九

致莎鱗……………五二

康德三年・

忘掉吧、新年……………五六

恩愈……………五九

春天的庭園	六〇
狂風	六一
櫻園	六三
民族之契	六九
矛盾的情緒	七一
太陽島	七三
我要歌唱	七六
秋天和妳	七七
歸去	七九
康德四年	·
炎暑	八二
希望的一日	八三

康 德 五 年 。

鄉 愁

..... 八 八

給做了母親的人

..... 八 九

我

..... 九 三

康 德 六 年 。

無詩之年

康 德 七 年 。

花一樣的時代

..... 九 七

康 德 八 年 。

遠 方

..... 一 〇 二

我有一個畫畫兒的朋友

..... 一 〇 四

先生、我勸勸你

..... 一 〇 七

散文詩：閃電和鮮花

粉 碎 英 美

世 界 上

有黑奴沒有黃奴，

歷 史 上

有黃禍沒有白禍，

東亞的民族們，

開始了大團結，

一心一德一條鎗，

戮穿英美惡魔！

—— 康德十年四月詔書奉戴日

康
德
元
年

— 在
故
鄉
吉
林

秋

天

淒酸，秋天釀成的淒酸，
祇有迷離的黃葉，
飛滿了天。

疏懶，可恨的疏懶，
不能吶喊，
因為懶得張口呢。

臥在床間，

天天追逐着夢幻，

解放靈魂底自由吧！

晨

景

東半天鋪着淡黃的雲紗，
太陽在山巔微笑，
無情的秋風吹過來，
糖梨樹不停地抖着，
枯瘦的黃葉就要死了，
懶々地吻着地表，
大的蓋着小的，

一
十

月

樓抱着啜泣，

『咕々』一對鴿子，

在飛葉里覓食，

葉子落在頭上，

便一齊飛走了。

生

日

躺在白石上，

我默望着水晶似的夜空，

月兒，鎌刀似的，

裹在白紗般的薄雲中，

乳白的涼光朦朧又輕，悄然

星子佈滿了柔軟的青冥。

冷靜的夜喲，讓我問妳：

「十七年前的夜也是這樣麼？」

從虛幻我爬到這空間，

美滿或悲哀的空間。

伸手到過去撫摸，

祇有安靜的平面，

好像未經過暴雨的初春的花蕾。

我希望有一個曲折的未來，

我不愿做河水愿做大海，
我應當拋開冰雹下的紙傘，
把我的肉體來儘量折磨！

飛

雪

寒風裹着雪花在天上飛旋，
脚下似乎很有紀律，
而每當風聲停息，
雪花就懶得像一隻小鵝，
張開兩翼，
輕柔無聲地，
蓋了污穢的大地。

夜 半 鐘 聲

月兒給我慘淡的光，
光里飄着浮雲的影子，
沉靜的夜半，
呼吸聲大得彷彿喘息。

「噹——」『噹——』

山里飄過來鐘聲，
在青白的月光里旋轉，
鬱悶而悠長。

是高蹈的妄想麼——
是無智的嘆息麼——

寂

寞

我常嘆息我是孤獨的，
一個人徘徊在寂寞底沙漠，
有灰黃的沙石隨風飛舞，
也有幾條人影騎着駱駝。

我疾走到他們面前，
他們祇對我冷笑——
「你是一株孤樹，

立在都市的巷口，
看不見你的侶伴，
祇有冷淡的清風拂你。

我太息了，

我照臨彳亍在寂寞夜沙漠。

在 夜 底 翼 下

在夜底翼下，

有失戀者底低泣，

在夜底翼下，

有失意人底嘆息。

天空的雁鳴，
清粹冷靜，
淡灰的日光，
像燒紙一樣。

雁底鳴聲，
使我憶起故友底私語，
月底光色，
使我憶起故友的衣裳。

朦朧中彷彿和他對談，
也如往昔一般。

祇怕那陰冷的北風，

吹破了夜底腰翼。

失眠的人

失眠的人，

像一顆枯木得不到水分，

啜泣在野風里。

是因爲狂戀美麗的幻夢，

是因爲急於跋涉前程，

於是，人就像一個老人一般的了：

似乎不需要甚麼安息，

一
十
二
月

久久睇望着夜底迷惘，黯黑……。

當我躍入了紛亂的幻想底深淵，
昏昧的感覺便在壓抑着這顆心，
或者像一個迷路的蝙蝠，
逡巡在黝暗的松林……。

數着顫動的鐘聲，『得，得，得』
希圖用節奏來理整煩亂的心情，
是和尋覓亂麻的尾巴一樣吧，
是心跳和夜聲的競賽吧。

子夜，等待光明的希望深切，

時々望一下自己清瘠的影子，

月兒睜不見我的苦楚，

而我也吻不到月兒底甜密。

失眠的人，

像一顆枯木得不到水分，

噉泣在野風里。

康
德
二
年

—
去

國

前

靜 々 的 心

我的心是經驗過動的——

它曾歡躍着像春天底瀑布，

扭着蛇一樣的腰，

疾然爬下峻嶮的高峯，

那時的心是漾溢着快樂的心。

待我知道了星光底美麗，

那靜默底槌，

便開始繫毀動盪的快樂了，

想起昔日，我祇有苦哭！

孩子們嚙，

盡量來歌唱你們的春天吧，

那是許多緊吻着幸福的日子。

現實底污濁離你們還遠，

你們像晶晶的星兒懸在青天。

我的心已竟輕悄地歸來了，

從那逍遙的青天，

它再也不能恢復幼年的活潑，

恬靜的，像一潭夕暮的古水，

秋月浸在其中閃耀着寒冷。

我沒有一點奔躍的心情，

已似一匹早老的衰馬了。

祇緩々徘徊在輕盈的詩里，

不管是光明的清晨，

或是暗黑的深夜！

有時，我喜歡無語地單戀，

單戀那雪後的碧空，

因為它也有着冷靜的，

身子和一顆冷靜的心。

我是在注視它的無語的透明，

我願意欣賞天外的珍奇，

在雪後的深夜，望吧，

默望那展開在頭上的遼闊的青空。

靜的心，靜的心是感到

單調，淡泊與消沉，

於是無理的悲哀便撒佈種子了，

不說話，却靜々地寫，

永遠讓疑問旋轉在胸中吧。

因此，我曾失眠多夜，

在美麗的夜，

苦惱，憂鬱包裹着靜々の心，

像幽靈底暗影在飛着迷程。

這顆心確正使人消沉了，
它整天拖着疲倦的姿態，
但是我在豫備着一種力，
要把它拖出沉靜底桎梏。

於是，我們見它驀地躍起，
像一輪冲破大海的旭日吐出金輝，
靜々的心呀，
快活起來吧！

黃 昏 即 景

鳥兒懷着天色的心，

丁 一

月

用翅在劃，

在柔軟又輕巧地劃，

迴旋着，劃着曲線的歸程啊！

微風哭着，

拂着少女的捲髮，

一片紅雲，

在她的眼前溶化，

於是一抹詩意爬上了她的唇邊：

「黃昏是這樣的淡啊，

淡到像一杯清冷的泉水」！

青 春 的 心

青春的心，

是自由的花冠，

它會飛，

飛到自然底懷里，

姿意地遨遊。

有時，踏着和暖的朝雲舞蹈，

風和葉給它奏一曲原始的音樂，

再不就漫步到長白山底峯巔，

讓萬載的白雪做它的舞幕。

青春的心嚙，
自由底花冠！

雖然草還沒有綠

紅色的陽光，
葦葉般的鮮艷，
溫柔的空氣，
宛如愛情底呼吸。
雖然草還沒有綠，
東風仍在掃除着殘雪。

然而自從這春光跋涉到北國，

大地的一切都開始了波動。
年青人在枕上夢見月光，
老婦人憶起初戀時的花朵。

春天啊，

朦朧的，尤如一段夢，
美麗的，尤如一隻蝶，
雖然草還沒有綠，
東風仍在掃除着殘雪。

睡

蓮

濁水上浮着一朵睡蓮，

一
三

月

污泥也染不了她底粉色，
野風，飄流又追逐她的清香。
撫慰着路人底寂寞。

夏夜，她仰天吐出無聲的歌，
讓水面起了溫柔的波，
她的兩腮浮着盈盈的微哭，
可愛得像淡紅的朝雲。

月兒底輕紗掩着她底睡臉，
六月的青草在爲她守夜，
她是做着孤寂的夢，
啊，她夢見了青春底美麗！

我也曾問她：

妳爲甚麼這樣孤獨，

這樣憂鬱？

她這樣回答我：

自從被遺棄在漫令的荒野，

早已習慣了寂寞地自開自落自歌。

春

雨

幾滴嫩雨濕潤着溫柔的春天，

稀零々，拖着緩緩的步子，

彷彿少女底淚珠，

害羞地，祇彈落幾滴……。

二月，

暖流化開天間的冷氣，

因為風也是溫暖的，

於是，春天乃悄悄張開睫毛，

給大地撒了些歡喜的淚珠。

人都說春雨是白色的澄清，

而我却看她是綠色透的明——

因為她給櫻桃披了鮮綠的面紗。

春 雨 之 二

春雨洗刷着我的乳白的心，

染了濃的希望一片碧綺，
莫名的感傷已被滌盡，
希望啊，又重開了火色的花！

祝禱啊，爲着自己的前程，
埋葬吧，舊時代已判死刑，
讓這清涼的雨滴，
泌入我的心窩！

我愿攀登西馬拉亞的冰峯，
我愿躍入大西洋心的深底，
然後，卑視世間的一切污濁，
痛飲盡潔了碧的海水。

憶 亡 友

春雨浙瀝，浙瀝，
似深秋落葉的嘆息，
昏黃的燈光啊，
喚着我的記憶。

眼前浮現着一幅誠實的面孔，
粗黑的，畫着北方人的椗樸，
遙遠的昔日，每年，
當春天在你眼前流着薄寒，
你的衣裳深藍的粗布，

就是你穿着棉衣，
也蓋不住一顆火熱的心，
哦，你是流浪而生產的孩子！

你我的哲學在暴風中祇有戰慄，
輕鬆的東西都已被時代敲了喪鐘，
昔日會憧憬臥石觀雲的生涯，
但是而今呢，

黑黝々地你就呆望鉛色的天吧！
且熱血常做難忍的滴湧，
我已拋掉過去的間情雅意——
有如忘却一個飄渺的夢景。

但有時我仍要憶起那出世的哲學，

因為我會憶起了你，

誰說你已經死去？

你還在活着，在我 心底，

讓我寫了這首詩，

將你埋在記憶底一隅，

夜深時，好隨着雨聲來溫習。

應該說你若是船，我就是旅客，

你若是星，我就是迷路的人，

因此，我說盡了我敢說的話，

我畢竟不敢離開你。

離不開却硬被割離，

像鳥兒被斬掉雙翼，

我能够忍住胸里的憂愁嗎——

霧一樣的，白茫茫，迷惘，浮漾……。

現在，（我正伏在枕上）

黑忽忽的夜空落着灰色的雨，

天外的風捲起了漠北的黃沙，

聽喲，那嗚々の怒吼震動着都市的昏夢，

牆角低々吐出癱瘓的出虫兒底哀泣，

歸來吧，幽魂，

小心偷飛過沉々の旅途，

再溜過茫茫の人海，

如果你能够發現一絲溫暖的光，
就移動你虛飄的車子奔牠去吧，
摟得緊緊地再仔細看，
你就會發覺那是我念你的心火。

如今，春草已爬得沒邊沒沿，
牠可會爬進你的頭蓋骨中？
地下是幽僻冷靜的吧？
我祝你有着恬靜的睡眠。

春雨，浙瀝，浙瀝，
似深秋落葉的嘆息，
昏黃的燈光啊，

喚着我的記憶。

遼 遠 的 青 光

獨自憩息在恬靜的山坂，

春底尾巴，

愛嬌地鞭打着嶺巒，

幻着安琪兒底舞紗，

一些朦朧的淡青。

山間有母愛般的暖和，說乾燥，

又飛過夜鶯似的風，

得到悠閒，爽暢，

能不安息麼？

城，載着濃重的霧冠，
在圓形的黝黑裏畏縮，
裏面的人們的奔波，
是企求幸福和安逸麼？
像火車躡行在坎似的山洞中；
然而這山洞會延長到無限遠的……。

江在南邊，是烏黑中的一條白，
天氣仍使她閃着銀光，像冬眠，
肚子裏却狂奔着蜿蜒的暖流，
背上駝着許多黑點，蠕々地動，
偶然有一隻冲向天空的是飛鳥，
但是如今還沒有燕子呢！

眼前現出一幅笑臉，
鑲着兩顆清靈的眸子，
一抹粉香隨風飛過，
我把臉深深地埋在手裏。

忽然就飛來一片暗影，
掩住了春遊的快樂，
像頭上的白雲，
隱蔽了太陽底青光，
而青光呢？並沒有消逝，
她是輝耀在遠遠的峯頭的。

苦

悶

一雙眼球凝固在銀幕上

笑語及一切便催人眠了，

朦朧的畫面籠罩着一顆心，

心也在朦朧地微笑，

好像朱古律的滋味，

一直向前頰癢下去。

等望到夜底星海，

再浸到微風底涼爽里，

搔着亂髮的手便擲到胸前，

但緩步一條路後的心仍那麼涼，

心上走着龐大的黑影，幽幽地。
僵僵着腰，來回地走。

像在雪地跳着的犬留下了脚印。

偶然抬起頭來在紛擾中凝視，

就是注意我能看見甚麼呢？

這昏沉沉的夜：

宇宙是一個謎麼？

我悟到生之無味，

葡萄酒沫在玻璃盞上乾了，

夜風在吹着我的兩腳。

腳蹣跚地，蹣跚地向夜里走吧，

柳絮儘在白着我的長髮呢。

生 之 牧 歌

春光搖着女孩子底心，

禁不得畫眉去山凹採杏花。

山家的姑娘未脫盡稚氣，

看看人家的眉又細又黑，

自己淡淡的偷怨爹跟娘，

人家還有粉色的衣裳哪，

看看自己的破襖，羞紅了臉。

人家的頭髮蓬鬆着圓圈，

暗嘆自己的大辮子甩一股風。

天是用肥皂洗過的天

澄藍得像一口無底的井，

春光搖着女人也搖着男人，

把那土坊在坡頭的青草，

碾碎在一雙火熱的足跡里。

死魂蟄伏在冰冷的棺中，

再也不想回憶生前的美麗，

青草爬進骨縫里的時候，

他知道這是春天？

何況頭頂又滲下朦朧的細語呢！

死的人就在幽靜中幽眠吧，
生的人不希望一絲寂寞消沉。

今

朝

昨夜狂飈捲過來蒙古的黃沙，
混沌的太空吐出可怕的殺聲，
幻想中黃河在翻飛黃浪，
遍耳是震天震地的哭號！

風雨底交響樂惱着人心，
夢里已失去潛灰的歌曲，
我并非亞當底化身，

這不是神話的時代！

今朝是綠色的今朝，

眼前舞着活潑的技柯，

春風拭去桑葉上

採茶女的手痕，

山腰能放幾朵

鮮嫩的玫瑰吧。

光明的太陽在頭上微笑，

年青人嚶，踏開兩腳！

跑

漫漫的夜似蒼茫的原野，
戰慄的爬行忽變爲狂奔，
頭上星河淡青青的，隱隱，
一絲希望丟入朦朧的曙光！

汗水洗掉綺膩的夢里胭脂，
熱血冲散零亂的閒情雅致，
黎明啊，金色的黎明，
我聽見身傍的足音如潮！

舊夢是繽紛了

生底煩惱，萬然

染灰了眉梢，

牆角，蟋蟀在鳴咽，

啊，我回了那迢遙的

草地上的夏夜！

稀薄的燈光，幽幽

如命運底苦酒，

等寂寞落到眼上，

眼便不想睜開，

舊夢啊，是繽紛了！

— 六

月

一 片 紅 葉

一片紅葉飽留着鮮麗的往日，
那是我當初挾在書里的足跡；
今天，它微笑着，
偷聽我爲記憶而嘆息。

它的纖細的葉紋，
織着往日的欣歡，
縱然是一滴淚也沒有留下，

啊，美麗的紅葉！

枯

枝

秋天消瘦了詩意的綠枝，

像時間掘起人手上的青筋。

在涼風中它枯萎又伸着懶腰，

驀地沉默在繁榮的記憶。

風兒染黑并剝去它滿身的肉，

祇剩了乾硬的骨架在嘆息輕輕，

有時它睜開惘睡着的眼皮，

看白霜點紅了茶黃的碎葉。

月兒把它插在綠色的窗間幽幽，
然後，又把它映上我淡愁的心頭。
清冷的，又那麼乾燥的，
始終像一個僵僵的老年人。

——黃英翻譯的黃昏（十月）

康 德 二 年

— 去 國 後 在 東 京

雨里的冬天

記得在家里的時候啊，

我總能記得的，在深秋，

常喜歡那悄悄來告別我們的雨天。

雨里總風有是的，（那該是沙漠風吧）

她哭紅着兩眼，

在雨絲里狂奔，

像一個瘋了的老處女。

雨也就在風里急走，

甩着清涼又稀疏的水滴，
已經沒有盛夏的葉子及一切來阻礙了，
空洞的響聲，淅々，
像礦谷的回音。

我會默默地在聽這聲音，
細數着她的滴數，
越聽越遠，
最後我茫然忘掉了雨天。

如今這雨聲是更遠了，
遠到了漂渺的海外，
海外的雨是沒有狂風的。

假若仍是蟄居在沙漠上的家，
那便不會聽到可愛的雨聲，
因為這時分客歲的大雪早又來到，
一切都在那白色的掩埋下戰慄。

冬天啦，

海上的雨絲才帶來新涼，
潔翠的針葉松在欣然沐浴
而路傍的楓葉却被雨水埋葬了，
慊慊地抬不起頭來。

旅人的心，在雨里沉澱了，
迷惘地吸一隻烟，

不知道想些甚麼，
雨聲在耳傍狂響起來。

致

莎

嬪

狂飈在號，
黑夜在笑，
鏗仞的鬼火，
在墓場飛跑，
莎嬪，
你不要害怕，
不要灰心，
快燃起妳的希望底微笑！

十一月（粘村）

啊，莎嬪，

我們都是不幸的

年青的旅人，

我會拉着妳爬過高山，

妳會扶着我涉過大水，

但是喲，請妳原諒我——

這剎那間的醉，

剎那間的頹廢。

莎嬪，探求着生活的莎嬪，

不要惋惜了吧，

妳的被剝削了的青春。

妳沒有家，

我愿你不要家，

因為鄉愁會把你惱殺，

望着白帆點々的海峽，

莎嬪，我們是世界上的人啊，

再不要空自哀悼，

哀悼你的飄零了的年華！

—
幕

幕

康
德
三
年

忘掉吧，新年

清冷的夜風，

吹乾了狂愁的煩悶，

祇贖了一片聽覺，

細聽我兩腳踏着細沙的，

索々入靜的微音，

漫步，懷一顆忘掉了新年的心。

遙々的不夜城，

閃着紅的燈，

綠的燈，

一張淡黃的月亮，
穿在幾條電線上面，
大烟囪狂吐着黑煙，
緊張，暗澹，
牠并不休息，
縱然已是新年。

雨又落着了，冷々清々，
擊着路旁的竹葉，
淒々的，尤如耳語着秘密，
新年啊，我閉了眼，
身子彷彿飛在茫茫的天風里，
飛吧，飛到何處還不是新年呢。

村舍的燈光透過松林，
投到路旁的積水上面——
光滑，朦朧，
好像一場夢景，
夜風擺着松林，
松針在水里舞動，
刺水像刺人的心，
心就在隱隱作痛，
我不禁又閉了兩眼，
忘掉吧，這空洞的新年。

—

月

思

念

咀嚼着白色的煙，
我拋落了殘蒂，
又憶起那海上成長的，
敷着白粉的青春。

永遠的——

心似滿塞着烟灰，
噉，懶惰的肉，
倦怠的臉，
胸里是瘋狂的思念。

我
看着委棄在腳下的殘帶，
我想起一個殘退了的青春。

不
眠
之
夜

春 天 的 庭 園

春天的庭園從蟄伏里醒來，

漫天的春風吹趕着白雲，

殘雪混着泥沙，憔悴在，

今天昇起的紅色陽光下。

枯乾的楓樹伸起了懶腰，

淒黃的草根露出了笑容，

牠們完成了悠長的忍耐，
準備着，建設驚人的繁榮！

狂

風

一
三

月

枯老的竹根硬硬礮礮，
青青的竹葉軟鬆鬆，
古舊的應該死去了，
新鮮的應該降生。

窗子敲動，不停，
有如戰場的鎗聲，

灰沙，枯葉和亂髮，
都在狂風里飄零。

吹散了我的憂鬱，
吹散了幸福底幻夢，
祇感到一種狂力，
洪水般在背後推擁。

倘不前去，
就要跌倒，
小市民們，聽喲，
這漫天的狂風里，
車在吼，

鷄在叫……。

櫻

園

櫻園，櫻園，
粗壯的櫻樹，
披着粉紅的花瓣，
櫻林伸延着，
一望無邊。

春末時節，暖風緩緩，
吹飛着落花片片，
打着臉，使人憶起菓子底香甜，

櫻園，櫻園連結着宏大的家園。

幾百年前，有人

在這明媚地方，

建造了宏壯的廳堂，

種下了廣大的櫻園，

櫻園，廳堂，

在這兒放着驕傲的光茫。

一條曲折的小路，

伸延在屋前，

象徵着主人的舌尖，

看，美麗的土地正露着笑顏。

在這條紫色的小路間，
印着人們的足跡萬萬，
這一步這一步的足跡，
藏着人們的欣歡。

啊，櫻園，
美麗的櫻園，
在妳的面前，
從未有過半點辛酸。

但是，如今喲，
催債者的吼聲，
把人們惱殺，

貧窮底污水，

染濁了櫻花，

幾百年來的雄傲啊，

一朝倒塌，

在悲哀的泣聲中，

主人出賣了這古老的家。

在離去故家的前一天，

夜里，月兒照着一對青年，

星兒閃耀着，

像櫻花在抖顫，

微風拂過來，暖暖，

這兒依舊是一所樂園。

男的看着東方的天邊，

「次一個時代就要到來，妹妹，

妳何必再把这舊家眷戀，

走出去吧，勇敢地，

我們要苦幹，

我們要衝入世間，

我們要建設永久的，

最美的櫻園……」

臨走的時候，

老婦人淚汪汪，

呆望着空洞的家屋：

「啊，再見啲，

我的家，我的樹，
此去恐難得快樂，
祇有勞苦……：……」

櫻樹啊，

曾肥得像貴婦人的肚腹，
曾不知甚麼是痛苦，
但是喲，

這世上已經起了變化，
人們亦不愁欣賞鮮花，
在響亮的斧頭聲里，
老櫻樹可憐地倒下。

樹噲，

樹是死了，

也死了過去的輕佻，

風在吼，

鷄在叫。

民 族 之 契

（寄某日本詩人）

— 五

月

伏在雜感交集的深夜中，
有如躺在六月的青草裡，
雖然我們是如此的疲勞，

如此的憂鬱，

而我們却懷着熱烈的生機。

不管我們的血型是否同樣，

也無論我們的說笑有無分歧，

是啊，祇要我們同流着熱血，

是啊，要我們同參着真理！

雖說六月的蚊虻紛紛，

就讓牠們刺吧，

刺我們的皮膚，

刺不着我們的心。

聽喲，遠方吼着狂犬的聲音，
夾着電車底猛進，
在這深夜的交響樂前，
我們把滾熱的手兒舉起！

矛盾的情緒

— 六 —

月

啊，我應該逃出去了，
從這矛盾的情緒，
我，我渴望着，
前進的勇氣。

我要打消這漿糊般的生活，
所生出的孤獨和憂鬱，
我恨，我恨我躺在靜雅的樓上，
細數着梅雨和記憶。

我不怕任何人笑罵，
我不再無謂地暗泣，
我一定要逃出去了，
從這矛盾的情緒！

扶一扶憔悴的花枝吧，
她們同樣是大地的兒女。

太 陽 島

松花江到這兒流得更寬，
她已經離別了愛擁抱她的青山，
這迢遙的北地人所建造的大都會，
擱了不眠症似地躺在江邊。

夏天，洗面的江風，
吹送着擁擠的遊船，
一隊々の青年男女，
在追尋着片刻的欣歡，
波浪高高地擁起，

遠々，走過來青色的江防艦。

炎日蒸着島上的白沙，

沙上不停地畫着遊痕，

啊，這經過幾種支配的流水，

輕々，輕々沖洗着愜憐的遊人。

夜間，

粉紅的燈光里音樂的花園，

一對々小市民們携手并肩，

樹蔭里常吐出異味的笑語，

這兒，仍爲那白種底亡靈充滿，

他們忘了痛苦般地又說又笑，

醉醺々，怎敢回想過去的威嚴。

沒落的人們喲，

歷史把你們殘酷地拋掉了麼，

拋到了窮苦的可憐的人間。

從遙遠，

從遙遠流過來黑色的波濤，

熱鬧的島上遂現出蕭條，

春風秋草，

這兒需要着新的建造！

(載滿洲國語)

我 要 歌 唱

縱然我在努力吸取着詩材，

縱然這詩材燒得我的心冒了火光，

我依舊是焦燥，憤悶，瘋狂，

我不能歌唱。

像野獸囚禁在柵欄，

一天天「崩々」地碰撞，

也許這就是我的詩篇，

也許這就是我的歌唱，

即便是百合花對我微笑，
也不能催我的詩興飛揚，
我的心呀，
已經披上了淒涼的衣裳！

說不盡的譏罵，逼迫啣，
來吧，來把我的舊世界埋葬，
我要踏入勇敢的生活，
我要開始新鮮的歌唱。

秋 天 和 妳

——九月在新宿旅舍（載滿洲報）

霜葉靜々地落着，

一枚一枚……

縱然是秋天，

可沒有聲音。

葉上的白霜，

彷彿心上的輕愁，

我憶着妳的影子，

也是沒有聲音的……。

我痴呆地，

向妳所在的角落凝視，

我的眼前是——

悄然晴朗着的太空。

——十一月寂寞的諏訪莊里

歸

去

心底創傷已經是兩次了，

火車的動搖，

震起惱人的記憶，

每一次，我都是憔悴地，

憔悴地歸去。

啊，那失望底芒刺，

會挑起我第一失敗後的耐力，

而當這力量再度被挫折時，

祇有加深我的創傷底痕跡。

第一回，我有淚和勇氣，
我沒有灰心到底，
然而第二回的終幕，
我却祇剩了喘息。

創傷已經是兩次了，
歸去吧，再別彷徨，
歸去去再重建生活底希望。

——十二月夜車中

康
德
四
年

炎

暑

夏在酣睡，

因為太熱了，

就沒有鼾聲，

塗汗的古城，

已經伴着有閒婦人，

倦得悄悄靜々。

青空，

不停地織着雲之夢，

白的雲塊，黑的雲團，

疾令飛動，

然而天上確沒有一點風……。

待等虫兒吐出鬱悶的鳴聲，

幾滴豆大的雨點就落下來了。

希望的一日

我曾經度過了兩個詩意的除夕，

那感情底澎湃怎堪來回想，

今夜，既沒有前年鄉居時惱人的記憶，

也沒有去年那痛苦的可憐的安息。

這天空恰像我的生底路程，

她從那混沌，陰暗，

走向平靜，清明，

孩子喲，前年今夜的痛苦何處去了？

——那譏罵，病苦和孤寂。

曾使你瘋狂了一切。

孤另另，我曾一個人寫過萬里外的旅途，

呆望過貧民窟的焦黑的屋列，

傾聽過揪心狂吼的電車，

無心地數過零散的黃葉，

——一切的苦味喲，

我都已享受過。

可是，甚麼風吹跑了我的少年的淚，

我雖不冰冷，也不火熱，

也許我成了個乾枯的火山，

祇餘下噴火口呆望着天？

我已耐受了許多許多，

我要鍛練出鋼條般的生活，

收拾了吧忘却了吧，

無謂的感情底折磨！

前年，去年，今年，

我所希望的日子終於來到，

我應該盡力祝賀我的更生，

金色的，放火星的太陽嘞……。

—
除

夕

康
德
一
五
年

鄉

愁

黃昏，

我拖着兩片木履，

在海邊漫步……。

海水綠茫々的，

托着一輪紅日，

我抬頭遙望，

充滿了懷念……。

細沙在脚下吱々地響，

把大雪原鋪在我的眼上，

朔風，白雪，

嚴肅，純潔……。

我徒做銀白色的夢，

拋不開蝸虫般的生活，

海潮濕着我的腳，

我總是充滿了懷念……。

給做了母親的人

『啊，一年未見的碯村！』

懷戀的風物，

懷戀的人，

懷戀的歌聲啊，

懷戀的淚痕！

人生底坂路才走上不久，

芳子，妳的額上已堆滿了縐紋，

兩頰已消盡薔薇色的鮮艷，

塗上了蒼白，灰暗……。

左手提着包袱，

右手抱着髮兒，

憔悴着，誰會說妳是當年的芳子？

祇有妳那淡泊的瞳子中，

還沒有逝盡青色的深情！

妳說：

「請轉告他，

不要喝酒，

要努力用功」！

啊，芳子，

妳仍在懷念那

遠別了妳的他，

惋惜美麗的過去，

「留意身體吧，努力吧」：妳勸他。

一年不見的芳子喲，

妳所懷念的孩子，

轉瞬間已成長起來，

一年前他是那樣的純情……。

——受了欺騙，

受了惡罵，

而他，

祇是閉着口不答，

他吞着周圍底壓迫，

海綿般地在消縮……。

然而，如今是變了，

他已經懂得了這世界，

他知道了人生底本色，

——秋天的楓葉不會再惱殺他了

芳子嚙，妳不是也成長了麼？

我感佩了妳的金言，妳說，

「現實不是美麗的空想，

現實是艱難的生活」！

我

胡亂的一天，

胡亂的一夜，

顫抖的筆尖，

描着單調的生活，

打開晨報的瞬間，
記着手掌的火熱！

夢着現實的夢，

想起了海邊，

嚐味兩重的苦惱，

記起了哥德，

過去，現在，未來，

是一樣的蹉跎？

我踢碎了酒瓶，呆呆地，

黃的酒慢慢流走了，流走了……

康
德
六
年

—
無
詩
之
年

康
德
七
年

— 歸 國 以 後

花一樣的時代

天空晴朗着，

野葡萄熟了的季節——

月兒亮着，是午夜，

街上有此涼意，

冷清清，瞧不見

一匹馬兒，一輛車。

才過去幾年的時光，

那時代像花兒一樣，

是探求真理的——

是陶醉青春的——

有創造，

也有歌唱，

然而任憑你如何敏感，

也想不到

車庫占領了禮堂

教室變成了操場……。

八月的風兒，颼颼，

把提琴的諧音吹走，

靜靜的光陰伴着流水，

却一隻民歌也沒有！

午夜的街頭，蹣跚

走過來一匹老狗，

垂着尾巴，

低着腦袋，

清新的空氣洗着牠的鼻毛，

晶瑩的月光洗着牠的兩腳。

可是牠祇在步着，蹣跚

連理也不理，

好像這美好的景物，

牠毫不感激，

是花一樣的時代，

鎖住了牠的記憶？

天空晴朗着，

野葡萄熟了的季節。

——
仲秋在吉林

康
德
八
年

遠

方

慘白的天，清冷的空氣，

枯黃的碎葉兒，無語地

舖滿了地，

像是枯淡的老人的心，

祇迎着陣陣的金風，

吐出若有似無的嘆息。

然而街頭還有着女郎，

踏着落葉緩緩地彷徨，

深青色的裙子，

配着雪白的衣裳，

黑色的長髮，

在冷風里飄漾，

於是我憶起了

衰草叢中的

野菊底芬芳。

但這深秋的景色，

并不在她的心上，

因為她的深陷的眸子，

久久在凝視着遠方，

那長長的睫毛，

也遮不住她的寂寞的目光。

深秋的日子，
似一座坟墓，
她將到何處安息？

我有一個畫畫兒的朋友

一個畫畫兒的，
是我的朋友，
他有一管禿筆，
一雙骯髒的手，
他能够，
把一張白紙，

——晚
秋
鞍山

畫成青山綠水，

飛禽走獸，

高興了，

會塗一幅美麗的面孔，

有骨頭有肉。

誰知道，

這個畫畫兒的，

我的朋友，

是個可憐的弱者，

他在銳利的目光下，

不敢抬頭，

在大廳廣衆之下，

不敢開口，

可憐，已經做了爸爸，

還是那麼懼怕孤獨，

一個人不愿在街上走……。

春天下雨了，

他也發愁，

秋天颳風了，

他也發愁，

他畫的畫兒，

總是那麼陰沉沉的，

惹人難受。

他也知道真正的藝術家，
需要明朗，
需要奮鬥，
但是喲，
怎耐他如此的懦弱，
如此的清瘦！

所以，他這個畫畫的，
是我的朋友。

先生，我勸勸你

先生，有酒你就喝吧，

何必呢，胡講八扯，
你够不上吉普賽，
既沒有帳篷馬車，
又哪兒來的流浪世界？

何況你，先生，
就光會哇哇地瞎號，
撥不動一根弦，
唱不了一隻歌，
并且，你又有名譽和身分，
怎肯去偷一個銅元，一塊錢餅！

先生，我勸勸你，

你也不必再喝酒發愁，

啍啍呀呀地唱甚麼，

「生活是一條濁流，

流，流，何日是盡頭」！

得啦，先生，

你趁早定定心性，

擲開甚麼文學，

到黃金塔里來一場大夢！

——初冬於南新京

散

文

詩

閃電和鮮花

四年前，姐姐和我都是生氣勃勃的文學青年，她讀阿志巴隋夫的「血痕」，我也讀，她朗誦冰心的小詩，我也唱合，在昏鴉亂飛的黃昏，姐姐寫夕陽小品，我便寫夕陽詩篇，啊，那時的我們是怎樣的我們！

然而，如今回顧起來，那些都不過是記憶的黃葉而已，既非閃電，也非鮮花。記得當我離開故鄉的前夜，我曾草了一篇散文，作為和姐姐分別的贈品，不想，那篇東西竟封了姐姐的文學生活史，雖然牠是我的踏上人生旅途的檄文。

從那天起，一個遠居海上，一個埋在雪國。我仍舊死把住文學，一天到晚寫詩做夢，過不長進的生活；同時，姐姐則拼命研究醫學，念德文，解剖尸體。我們是這樣的天南海北，自管自己起來。

於是，漸漸地姐姐的面影，從我的生活遠離開了。偶而有幾張明信片，也不過

且道寒暄罷了。

五月，我從零亂的櫻花里歸來，疲倦得像一匹衰弱的老馬，母親的熱淚，使我山一樣沉默着，在沉默中我發覺身旁的姐姐越法消瘦了，消瘦得幾呼讓我不敢認她。

奔忙的父親，

痛哭的媽媽，

瘦病的姐姐，

倦歸的孩子，

屋里的空氣，是陰沉的，窒息的……。

雖然，當我回頭望窗外，天空仍是那麼敞朗，大地仍是那麼寬厚……。

從這天起，姐姐的姿態又在我的心上復活了，我一面和自己的運命掙扎，一面念着她的病體。

但是我已經踐入社會了，繁雜的現實擾亂着我，侵透着往日的單純的真理，我

的一切已開始變了。

八月，披着秋風，我又回了家。

清爽的天空，清爽的大地，我回到了離別四年的中秋節。

水菓市上的清涼的水菓底馨香，仍在洗着哄的嘈雜的人聲，和四年前沒有兩樣。可是，爲甚麼呢？院里的「山里紅」，却沒有往年的熱情的紅菓了。

在秋風中，她搖搖擺擺着，枯枝上偶而拋掉幾顆黃萎了的菓子，幾枚黃萎了的葉……。

又是爲了甚麼呢？姐姐會像這山裡紅樹一般病倒在床上了。

我帶着旅塵，去看視病床裡的姐姐。

黯沉的屋中，燒着一卷草繩，烟氣濛濛，刺人的眼，誘人的淚。

側臥在床上的姐姐，裹着黑衫，瘦得像幾根枯柴一般。

我低下頭去，再也抬不起來。

「你們不必來看我了！」

她的微弱的聲音裡含着眼淚，我的心痛得利害。

夜間，有白酒，有羊肉，我同幾個幼時的朋友，貪婪地吃過了夜飯。

然後，我們浴着涼的月光，往江邊漫步。

我默々地望望天，看看江水，我不愿再想姐姐的病，也不愿回想幼時的舊情和枯乾的樹，因為我太疲倦了，我沒有勇氣眼睜睜讓一切消失她的生命……。

眼前是黑黝黝的江和山，披着昏沉沉的大氣，這大氣壓着我，我便茫然了……。

江水像湖水般的平靜，大山般的穩重，啊，這簡直是一汪死水！

祇有那一輪明月，晶瑩地在水裡翻滾。激盪的水色和洄湮的漣漪打成了一片。

在暗黑的空際，點點的燈光都成了星星……。

我忽然覺得我雖然到了所謂家，可是我并不能長此安息，我還是摸索着我的旅途……。

我雖稍有不幸，我可仍得活下去，我不愿任何人失掉生命，像姐姐那樣，我希望每個年青人都活得健壯……。

歷史，要我哭姐姐是個色盲！

青春，要我哭姐姐是個負債者！

可憐，姐姐的一生既無閃電，亦無鮮花，她是死在酒精和石炭酸裡的……。

—— 康 德 六 年 冬



¥1.50